

第二回 蔭功獲報老蚌生珠 明眼識人野蕪倚玉

詞云：

天雖有竇，因果從來不漏。莫笑牛犁，體嫌蚌老，偏產承家華胄。眼兒即溜，早識他是個麒麟在廐。有時展足，一旦沖霄，方知不謬。
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廉小村得了毛家這張賣山文契，滿心歡喜，忙作謝回家，細細對潘氏說道：「前日那個人，真是個活神仙，言言皆驗，句句不爽。這塊地定有些妙處。今既得了，但不知他幾時來指引我安葬，又沒處去通個消息去尋他。」潘氏道：「他原說得了地再來。他前言既準，後來自然不差。你且將下葬的事料理起來，等他罷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遂將這些下葬之事細細料理。不消數日，一應停當。

正然盼望，忽見那人三不知走到面前，叫一聲：「廉善人，你的福緣到了，我來也。」廉小村突然看見，不勝歡喜。連忙請了他進來說道：「你不但是一位前知的神仙，竟又是一位有恩有信的聖人了。怎知我諸事齊備，恰恰走來？」那人道：「既許了你，怎麼不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其餘件件俱完，只有方向時日，候你來指明。」那人道：「寅山辛向，久已對你說明。若問時日，不消另選，隨你幾時到山，你只看但有一個帶鐵帽子的人走過，便是吉時。你就安葬蓋土罷了。」廉小村聽了暗想道：「一個人怎麼帶起鐵帽來？」因見他從前說話句句驗過，便不好細問，只得半信半疑。因又說道：「我蒙你指示，得地葬母，其恩非淺。我一向混混帳帳，也不曾請問你姓名住處，求你說明，我也好時時感念你一聲。」那人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你要問我家鄉姓名，待我寫出來念與你聽。」廉小村因取了一幅素紙，那人一面寫，一面念與他聽道：

我雖是草裡安身，便渴殺了也點水不沾唇。要問名，何足問，只不過是個山人。若論爵在侯伯之上，奈何飛不去，將兩翅壓在下，若相並之魚鱗。世上人，我眼昏昏認不多幾個。他若是識得我，想將來決不是個凡民。佛菩薩一味空，笑我貪生怕死；孔聖人大居正，又錯怪我走錯了旁門。誰知我有些影，未必全假；無定形，又未必全真。若肯向此中細味，則我依稀彷彿已現了元神。

那人寫完念完，廉小村聽了竟茫然不懂，又不好再問。因拿著那幅紙，只管沉吟。那人笑道：「你不必沉吟，等你新養的兒子中了舉，你將此字問他，他自然知道。」廉小村只得將他寫的紙兒，折一折收了，又叫潘氏收拾飯請他。那人道：「我今日有人請我，改日再來擾你。」說罷就走。廉小村再三留他不住，只得問道：「你幾時再來走走？」那人笑道：「等你兒子做官、你做封君，那時機緣到日，我自然再來會你。」說罷如飛而去。廉小村見了，不勝驚又不勝喜，凡事不敢不依他。

過了兩日，因將母親的棺材僱人槓抬出殯，就有左近親鄰曉得廉小村出喪，俱來相送。不一時送出村口，廉小村再三拜辭了眾人，自同潘氏與潔兒扶著靈柩，望葛藤山來。不消半日，早已抬到。眾人知道廉小村不揀時辰，便七手八腳墾開土穴，就要下棺。廉小村見了，連忙上前止住道：「列位且慢些。我落葬雖不揀時辰，卻要等一個人來。」眾人聽了只得住了手，等了一會不見人來，眾人都不耐煩起來道：「一個荒山之內，除了我們這起出殯，還有哪個人走來，不知你等的是個什麼人？」廉小村只得說道：「我要等一個戴鐵帽子的人來，即便入土。」眾人聽了一齊大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想是呆了。等了半日，連人影也不見一個走動，怎能得有戴鐵帽的人走來。若說戴鐵帽，除非是戴盔。這裡又不下操，又不廝殺，誰人戴盔走路。」廉小村見眾人著急，只得安慰他們道：「列位不要性急，總是今日一日的事，回去請你們。」眾人說道：「要等等何妨，只怕空等了。且問你等的這個人，還是你約下的，還是他來送殯的？」廉小村搖手道：「都不是，我是有個高人指點我等的。他說話每每靈驗，故只得依他。」眾人聽了俱掩口笑他被人耍了。也有人說：「他老實，不會說謊。或者有得來也不可。我們總是回去還早。」眾人無奈，只得耐著性兒，往左近前後閒走要弄。

不期四月黃梅天氣，風雨常多。一陣風雨卷來，眾人沒處藏躲，連忙走回，躲在棺材旁邊。正躲之間，忽見一個人遠遠的在雨中走來，下半截像人，上半截竟是一團黑氣。眾人見他走得古怪，忙一齊爭看。原來這人在城中買了一隻鐵鍋回來，遇了大雨沒得遮蓋，就將這鐵鍋頂在頭上遮雨，遂慢慢的轉彎去了。眾人便一齊說道：「這不是戴鐵帽的人過去了。」廉小村聽了也看見有些相像，忽然大悟道：「正是他，正是他。煩列位替我下葬吧。」說不完，早風息雨止，現出一輪紅日。眾人看見，盡驚喜以為奇，遂一齊用力，將棺放下，蓋上黃土，築成一座墳墓。正是：

既是山真水又真，如何馬鬣不封親。

須知天理通人意，吉地應知葬福人。

廉小村一個小人，怎敢想得毛推官貴人之地，就是得了地，也不知庚辛方向與戴鐵帽人走過的吉時。原來都是葛仙翁念廉小村往日行善，並感他雪中留宿一段真誠，故尋了這塊吉地，埋葬母親，使他子孫後來簪纓不絕。他暗立雲端中看他葬畢，完了一件報善之事，便撥轉雲頭，自往蓬萊洞府，做仙家之事去了不題。

且說廉小村將母親葬畢，便同了妻子回家，也不曉得是神仙指引，但喜完了人生一件大事。遂歡歡喜喜夫妻、母子過日。不知不覺過不幾月，忽然這潘氏身粗氣促，喜酸愛甜起來。廉小村知是妻子懷孕，因驚喜說道：「妳今五十，癸水該絕之時，為何又得起孕來？真是奇事。」潘氏也自驚。不覺到了十月滿足，竟又生下一個兒子。潘氏便包包裹裹，過了三朝，潘氏就下牀來，幫廉小村做生活。

條忽過了滿月。又條忽過了週年。廉小村見這小兒子生得眉目秀麗，種種愛人，竟不像個小戶人家的兒子，因取名清兒。真是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這清兒早已長成六歲。

父母見他舉動乖巧，說話驚人，便時常教他些百家姓、千字文。廉清只一兩遍就會。此時哥哥正讀著孝經、小學。哥哥苦讀不熟，他在旁竊聽了，早已朗朗背誦。廉小村見他聰敏異常，甚是歡喜，曉得此子後來不是鄉野庸流，因要送他上學。潘氏道：「潔兒讀了幾年書，上帳的字還寫不出。況且這先生年老，學生又多，讀不出好來。不如另尋一個先生，送去方好。」廉小村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只是我村中沒有好先生。我聞得幽蘭里趙先生是個飽學，卻嫌他住得甚遠，也說不得了。」潘氏道：「好是好，但孩子小，路上沒有照管，往來不便。等他再大些，明年送去吧。」因此廉清沒先生拘管，故終日出去玩耍。但他無法與眾不同，

之處。正可謂：

小兒何所愛，愛者是官職。

更欲附飛龍，上天看紅日。

這廉清任意游嬉已非一日。忽一日同著幾個小兒成群合伙，竟一路走到幽蘭里見幸尚書門首空闊，有個井亭，他們就在亭中玩耍。玩了多時，這廉清忽對眾小兒說道：「我們如此玩法，沒什趣味，我想這個幸尚書也不過是個人。他既做得官，難道我們就做得不得官。何不學做戲的一般，也做個耍子，豈不快活。」眾小兒道：「作官耍子，果然快活。但大家都在此，哪個肯讓哪個做？」廉清道：「這不打緊。這做官也不是輕易做的，原有做官的一種道理。是哪個講得出做官的道理來，便讓他做如何？」眾小兒都歡喜道：「這個有理。」

便有一個小兒搶先說道：「我想做官是個人上人了。哪個不來奉承我？我要銀子便有銀子，我要貨物便有貨物，惟有放下老面孔來，貪些贓，回家去與妻子受用。這便是做官天下通行的大道理了。我講得如何？這官人可讓我做。」

又有一個小兒擠出來說道：「你講得做官不盡情，這官你如何做得。待我講來與你聽。既做官，誰不思量貪贓？但須思想善財難捨。天下的銀子貨物盡有，卻誰肯輕輕送你？若讓我做官，我不是板子就是夾棍，直打得他皮開肉綻，直夾得他腿斷腳折。那時人人怕我，我雖不貪贓，而贓自至矣。我講的道理，豈不比他的更好？」

眾小兒聽了俱歡喜道：「這講得妙。又貪財，又酷刑，大合時宜。這官該讓你做。」這個小兒見眾小兒服他，便欣然將身子左一搖，右一擺，要打帳做官。只見廉清笑嘻嘻說道：「若依你二人這等講來，這不是做官，是尋死了。」二小兒聽了驚道：「哪個貓兒不吃腥，怎便是尋死？」

廉清道：「你只知做官可以自由自在，哪曉得官若做得小，還有大官管著哩。」二小兒道：「我做一個知縣，為民父母，大不過了。終不成還有人管我。」廉清道：「怎沒人管，你原來全不知道，待我一氣與你說了吧。做知縣有知府管，做知府有道官管，做道官有都堂管，做都堂有六部管，做六部有宰相管，做宰相大極了還有皇帝管他哩。若像你二人講的貪贓酷刑，這些事情倘被人參奏到皇帝面前，便要拿問，拿問了，或絞或斬，豈不是尋死？」

二小兒聽了吐舌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這做官倒是一件苦事了。」

廉清道：「做官原有做官的樂處，怎說是苦？」二小兒道：「既不許貪贓，又不許酷刑，你且說這做官的樂處在哪裡？」廉清道：「皇帝設立百官，原要他分治百姓也。若做官治得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使四方向化，百姓不饑不寒，那時受朝廷的上爵上賞，食朝廷的大俸大祿，豈非樂處。」二小兒道：「你說便說得好聽，只怕到臨時又做不來。譬如宰相只得一人，天下的知縣無數，或賢或良，或貪或酷，如何訪察得盡？若訪察不盡，豈不又是一本糊塗帳。」廉清道：「宰相雖說總攝百揆，卻何須去察訪天下。只消一眼看定一個好吏部，宰相的事便完了一半。吏部若果好，則選出的官自然得人。吏部也不須去察訪天下，只消選擇十三個好都堂出去，則吏部的事又完了一半。都堂若果好，則道府、知縣自循良而百姓安矣，怎麼做不來？」

二小兒聽了，俱啞口無言。眾小兒方歡歡喜喜說道：「清哥講得好。這官該讓你做。但官既有許多，你卻做哪一等？」

廉清道：「宰相我也會做不，吏部、都堂我也會做，道府、知縣我也會做。今且由小而大，先做一個知縣，審事與你們看看何如？」眾小兒道：「妙妙，就讓你做知縣審事吧。」廉清道：「要做，凡事要認真。俗語說得好，裝龍像龍，學虎似虎。我今日做了官，你們俱要依我行事。叫打就打，不可違我法令。若裝得不像，就不好看了。」

眾小兒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即要審事，必須告狀。因對前爭做官的兩個小兒說道：「你二人還會說話，可出去商量，捏造一事情來告狀，看我可審得明白？」一小兒因廉清奪了他的官做，正要難他一難，使他斷不出方才快活。遂出去商量：「必須如此如此。」

這邊眾小兒各分扮衙役，假做擊鼓，請老爺升堂。廉清然後將青布小衣抖了一抖，裝出威風，隨使眾小兒分列兩旁，吆吆喝喝走到亭中井欄上，坐下說道：「今日我老爺坐堂理事，凡有民間冤枉不平者，衙役不得攔阻。」叫左右：「可將這坊告牌，抬出去。」吩咐完，早有一個做皂隸的小兒，將稻草編成的一扇牌插在亭旁。

只見兩個小兒劈胸扭住，亂打亂扯，高聲叫道：「冤枉！救命！」廉清忙叫皂快道：「外面什人喧嚷？與我拿來！」那皂快將二人拿了。分左右跪著。廉清問道：「你二人為何不守本分，有什冤情在此叫屈？可從真說來，看你誰是誰非，我老爺與你理直。」一個小兒說道：「小的人命關天，求老爺為我做主。」廉清道：「既是人命重情，你且說來。」小兒道：「小的叫做巫良，是本村良善居民。忽於前日，忽遭地棍強之虎圖賴小的偷麥一概斛，統領多人，抄家劫殺。彼時小的驚慌潛避，妻子出奔，幼女奔走不及被他致死。小的傷心入骨。故告到老爺台下，求老爺為小的申冤正法。」廉清道：「你且跪在一邊。」

隨叫強之虎上來問道：「巫良告你逞凶逼殺幼女，事關人命。你有何說？」強之虎道：「老爺不可信他誣誑，屈陷無辜，小的鄉民，因本族甚多，推小的為族長。又因麥收刈之時，被人偷割，十去二三，故今年小的為首，糾合本族中互相保護防盜。不期族姪強能前夜失麥，走訴小的。小的以為失去之麥，無非鄰近之人竊取。故此逐家察訪。不期姪兒之麥，恰在巫良家搜出。巫良見搜出真贓，希冀潛逃免罪，竟不知王章國法：私竊田中五穀，國稅無償，實與盜賊同科。乞老爺緝盜安民，鄉村永遠得安矣。」

廉清道：「他告你逼死人命，可是有的麼？」強之虎道：「他幼女自行塘堰淹死。與小的無干。」廉清問道：「你收割麥子，還是只你一家人，還是家家如此。」二人同聲應道：「目今正當收割，家家如此。」廉清道：「這麥可是家家的麼？」二人道：「家家種田，家家有麥。」廉清道：「你家這麥，可有色認麼？」強之虎道：「五穀原無色認。」廉清道：「既無色認，為何曉得是他偷取？」強之虎道：「只因他家切近麥田，故知他無疑。」

廉清聽了，因指著強之虎罵道：「你這奴才胡說！一個收穫之時，鄉村斗粟斛麥誰家不有，又無色認，只以附近麥田，妄加乎民以莫須有之罪。逞凶聚黨，沿門搜索，使他夫妻驚避，母子失散，以致幼女墜塘斃命。你說女自失足，非關你事，獨不思此塘不自今日有也，此女往來塘堰，亦不自今日始也，為何他日不淹，而忽淹於今日？明明被逼驚奔也。雖非操刀成傷，卻『伯人由我而死』。我老爺欲盡其法，姑念無心；若欲施馳法，何以驚眾。合擬強之虎名下，追燒埋銀五兩，巫良自行掩埋。重責強之虎以遏凶戾。自斷之後，不許兩家再生鬭端。」因拔簽喝打三十。眾小兒聽了，將強之虎拖翻在地，打完畫供。廉清吩咐逐出。

廉清與一群小兒，在亭中審事玩耍，圍擠著許多閒人觀看。不期早驚動了內中一個人，細細看眼中，甚是稱奇。你道這是何人？

原來就是幸尚書。這幸尚書名居賢，別號希庵，少年登甲，累官直做到禮部尚書。只因索性高傲，敢做敢言，未免與時相違。幸得天子聖明，故他安然保位，做了幾年尚書，將近五十整，夫人早亡，並不曾生育。因此宦興索然，遂致仕歸家。

因娶了一位寧氏續弦。不上有年，早生一子。到了次年又生一女。這幸尚書半生無子，今一旦忽得了玉麟閨秀以娛晚景，其樂無涯。兒子取名雲路，字天寵。女兒取名昭華小姐。他兄妹二人到了六七歲上，俱長成得男如冠玉，女若天仙。而昭華小姐言語機見更覺勝於哥哥。故此幸尚書尤為鐘愛。因請了一個老明經文先生，教他二人讀書識字。二人愈加聰慧。

這幸尚書忽於夜間睡著，夢見井亭中有一條似龍非龍、似蛇非蛇之物，盤在井上吸水，忙要上前去捉他，不期那物早飛入他家門楣之上，朝幸尚書搖頭擺尾盤旋不已。幸尚書欣然觀看，忽聽一聲雷響，那物竟騰空張牙舞爪而去。

幸尚書在夢中驚醒，與夫人說知，大家以為奇異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忽因送客出門，卻看見對面井亭上有許多人圍繞，不知何事。因悄悄也挨入人叢中偷看，原來是一群小兒在那裡爭做官，要講做官的道理。有兩個講得胡說，眾人俱聽了笑倒。

獨有一個小兒，將做官愛國治民的道理俱講得津津有味。及讓他做官，他坐在井欄上審事，又判得井井有條。雖然是個小孩子，卻規模氣象竟像個真官。幸尚書心下以為應夢，甚是驚駭。

因又悄悄走回來問家人道：「這個裝做官的小孩，你可認得是誰家之子？」家人道：「小的們也不知道。但方才聽見人說是什麼做『右副』的兒子。不知是也不是。」幸尚書想一想道：「自然是了。你看他衣衫雖舊，卻氣概不同。若不出於『副使』人家哪有這般體格。但我孝感縣卻無一個做『右副』的鄉官，不知這是哪裡來的。」家人道：「老爺不必狐疑。待小的去喚了他來，老爺細細一問，便自知端的。」幸尚書道：「這也說的是。但你去喚他須和顏悅色。小學生家，不要驚嚇了他才妙。」

家人領命，便去分開眾人，到井欄旁用手將廉清扯住道：「我家老爺喚你說話。」廉清因回過頭來，正色說道：「我老爺在此做官，連這井中水也不曾吃一口。你老爺請我，莫非要講分上？我清如水，明如鏡，卻是斷然不聽的。」家人聽了笑道：「我家老爺是從來不講分上的。但喚你去說話。」廉清道：「如此方好。只不知你家老爺卻是誰人？」家人道：「你在誰家門前，就知這家老爺是誰了。」廉清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定是尚書公，幸老先生了。他是朝廷柱石，大有聲名。我久仰其名，正要去拜他請教。既來見招，理合往見。」叫左右看轎，竟走起身來，大搖大擺的跟著家人而去。旁邊看的人見他說大話，說得有頭有腦，無不稱奇道妙，又都掩口而笑。真是：

村在骨中挑不出，俏從胎裡帶將來。

廉清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豆中牽出紅絲，磨裡團成錦片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